宋真宗

咸平元年春正月召學官崔頤正日令頤正起草書院[illegible]請上每日御前殿長接侍御後殿視諸司事或關試[illegible]而罷夜則召儒臣詢得失或至夜分○二月慧小營寺[illegible]宰相曰何祥也呂端等言變在齊魯之分上曰朕以天下[illegible]何止一方耶○上曰朕臨御以來未嘗伏殿今星文變異何也乃詔在位極言得失仍詔自今不御正殿復常膳○三月上試孫僅等五十人擢僅為第一○上即位準守青州上想見之謂左右曰寇準豈念我否時大臣有不悅準者進曰臣聞寇準在青州以酒色自娛何暇更思君父會遣中使下山東巡撫將行上曰往問寇準安否比還從促取朝見表以慰朕思公見中使泣拜而請泣謂使者曰大馬[illegible]皆知有主豈有人臣不思君父但以忌者當路不敢上朝皇帝若不棄老臣朝召而夕行也要君

[illegible]賞未敢上未幾召還領相印初準鎮大名府日北使路經
邑之謂準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
北門管鑰非準不可付◐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詔議太祖
廟祧毀◐六月命近臣舉轉運使上語李至等曰凡所舉官多聞
經濫不如先擇舉主以類求之今外官要切轉輸之任卿等可
先擇人而令舉之◐上謂宰相曰天下物宜民間利害惟轉運
使得以周知當令更互赴闕朕將延見詢問詔曰轉運使副之
職在平督餽輓計貲儲察官吏之能否訪生民之利病至於招
復流離勸課田疇理獄訟之寃提舉領之要其責既重其務實
繁苟非徇公滅私正己率下則宵旰之寄何所望焉自今若是
職者如有灼然才行爲衆所推朕當不吝美官特與升陟如但
事權依阿妄行威福因循職業貪虐害人大則正以刑章小則
黜之散地信賞必罰朕不食言◐上以工部侍郎郭贄知天雄
軍贄自陳戀闕庭不肯去任上曰全魏重地委任於卿亦非輕
也宜亟去上召宰相問之魏臣對以近例亦有受命而復留者
上曰朕初臨位命郭贄知大名而不行則何以使人羣臣皆畏服
呂夷簡釋曰剛健中正乾之體也尊嚴明威君之道也坤以
柔承天而不聞以彊亢違苟乾不能制坤君不能使臣則上
下亂矣北哉太祖之貶趙逢太宗之杖孟蠻真宗之遣郭贄
信乎其英斷矣
冬十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呂端罷以張齊賢李沆同平章事
◐十一月置估馬司河東則府州嵐岢軍峽西則秦渭等州川
峽則益黎等州皆置務◐十二月詔大辟疑者以聞◐詔三司
判官舉知州

咸平二年春三月上試進士孫暨等七十二人以暨爲第
一◐上詔三司所定劍隴等二十餘州所貢土物並與減除變
賀等二十州悉罷所貢每歲正旦止令具表以聞諸州長吏
不得以土貢爲名因緣配率每歲進茶並停罷初貢茶者二十
餘州馳數千里有歲中再至者上憫其勞擾故罷之◐高班內
品裴愈嘗因事至交州言龍花藥難得之物宜充貢於是交州

採以爲獻上怒曰朕懷撫遠俗何有所求即下御史臺劾問黜隸崖州仍絕其貢◐遣使賑江浙饑◐閏月旱求直言◐夏四月詔閤門封事許晝時進入◐以張詠知杭州詠既至以歲飢首寬禁五月禁泛金鋪金◐秋七月置翰林侍讀侍講學士◐八月大閱◐樞副楊礪薨上臨其喪◐九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上欲北巡議發民十五萬修汴河疏鑿官王濟以爲勞民請徐議其事宰相張齊賢以河決爲憂與濟列上前且令濟署狀保河不決濟曰河決之患亦陰陽災沴所致今宰相若能和陰陽弭災沴河之不決臣亦可保上然之十一月丙戌郊奉太祖太宗配◐畋近郊◐契丹入寇十二月上親征次澶州知冀州張旻敗契丹于城南次大名府知相州折惟昌又敗契丹于五合川

上次大名府

冀州入寇

北巡議決河

(癸丑)咸平二年上次大名府李濟翁奏留守不敢一人而輦下清肅◐先是范廷召知大名府廣信軍接於高陽關都部署康保裔亟赴之廷召遣部將張凱領步騎萬人與保裔會凱之裨將王欽若曰太保輕敵深入敵之裝村死之

廣信軍

廣遂自德棣渡河掠青齊而去◐蜀王均叛以雷有終知益州討之先是益州鈐轄符昭壽驕恣不親戎務知州牛冕寬弛無政事趙廷順等殺昭壽奉都虞候王均爲主僭號大蜀改元化順率衆陷漢州遂趨綿州攻之不下直抵劍門知劍州李士衡與鈐轄率衆擊敗之均遁去初均急趨劍門而焚其儲蓄賊至果無粮可守進退失據士衡及手書揚告于衆曰爾軍皆有父母妻子蓋由脅從而至此若來歸我皆爲王民矣得衆降千九百人乃與劍門鈐轄裴臻併力擊賊斬首數千級賊敗走還成都上嘉士衡之功擢拜度支員外郎◐度支陳鼎奏乞轉粟塞下又轉鹽於邊而官自鬻之歲得鹽錢二萬李士衡爲度支以民力困弊請依舊募商入粟以易鹽上用其言又建言諸道民間每歲吞收息利於豪家不若官中預給民錢至秋輸帛從之今諸路軍裝預買是也累遷三司使真宗幸澶淵東封西祀供億百萬士衡有力也明於知人嘗保任才吏數百皆稱職力薦呂文靖公陳文惠公太傅張鄧公後皆至宰相世以此多之

在館職日嘗使高麗禮弊賂遺之物士衡皆不關意一切委於
副使時船底漏漏副使若以士衡所得縑帛藉船底然後實已
物至海內遇大風船欲傾覆副使倉惶悉取舟中之物投之海
中吏不別擇約役及半風息船定既而檢點所投皆副使之物
士衡所得一無所失◐三月戊寅朔日有食之◐上試進士陳
堯咨等四百九人擢堯咨為第一◐夏四月改葬元德皇后附
永熙陵◐知潭州李允則請蠲潭州地稅等征初司馬氏歛州
人歲出絹謂之地絹及潘美定湖南計屋每間輸絹丈三謂之
屋稅營田戶給牛歲輸米四斛竹死猶輸謂之枯骨稅民輸茶
初以九斤為一大斤後益至二十五斤允則請除二稅茶以十
三斤半為定制會歲飢欲發官廩先振而後奏轉運使以為不
可允則請以家貲為質乃得發廩賑貸因募飢民隸軍籍得萬
人民列治狀請留賜詔嘉獎及還運對三日上曰畢士安不謬
知人矣蓋士安嘗於上前薦之也◐五月河決鄆州◐六月以
向敏中為兩河宣撫大使以兩河大兵之後特遣重臣巡慰訪
民疾苦◐秋七月江浙飢令長吏發倉貸民疾苦嶠上民
病二十餘事亟詔革之◐九月行幸青城擒王均益州平先是賊
將趙延順攻中蜀都巡檢使劉紹榮殺於賊上命御廚使李惠
富州團練使石普仗備庫使李正倫等討之三月王師進攻城
賊將趙延順中流矢死至是官軍自地道入焚賊樓櫓至夕賊
將由南門遁王均奔富順監石普等追斬於富順監傳首至益
州梟之於市始討賊時上官與石普不協入內副都知秦翰恐
出變為曉諭和解之親督衆擊賊中流矢不却五戰皆捷遂克
益州上手札勞問歸遷內園使又遷皇城使上以翰久在邊隅
宣力勤盡特置是名以寵異之◐冬十一月百官復輪對◐張
齊賢寵相齊賢與李沆同相情好不協自負有致君之術每數
奏多不直致議者以為疎闊至是坐冬至被酒失儀故罷◐是
歲籍河北強壯先是五代時河北河東強壯驍霸諸州已有之
至是以李繼遷數擾邊命籍之
咸平四年春上命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馮拯陳堯

參官 參議 參軍事 參議官 參軍事 參議官 參軍事 參議官

丹入寇張奮敗之于長城口李繼宣尋又敗之于山谷初七月契丹謀入寇命王顯爲鎮定三路都部署是冬顯奏大破契丹殺二萬餘人衆皆遁去◐授西涼六谷酋長潘羅支官仍命出兵以助討李繼遷◐十一月敗近郊◐十二月詔議棄守靈州張齊賢楊億力言棄之便輔臣多謂靈武必爭之地不可棄獨李沆與億意同奏曰李繼遷不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分軍民空壘而歸則關右之民息肩矣◐初朝廷棄鎮戎軍李繼和請復城之即以繼和知軍事◐靈州言河外寨主李瓊以城降其城屬當緣坐上曰窮邊空壘又無救助力盡就擒此可憫也詔釋之◐振河北飢◐吳淑請復車戰法

咸平五年春正月以張齊賢爲邠寧環慶等州經畧使田錫言宰相不練邊事未委所差張齊賢果能不負任使否未幾靈州陷◐以丁謂爲夔州路轉運使◐二月李繼遷陷靈州知州裴濟死之◐上試進士王曾以下三十八人九經諸科百八十人以曾爲第一◐上嘗謂宰相曰河北歲屯重兵供億至八錢穀出入之數未能周知昨令轉運使以一歲所入校之大約入少用多且兵未能息當須河北運送重困生民深可念也今河朔州縣戶少官多或一司一務有兩三員兼理者當議併省之◐王嗣宗奏事長春殿因言嘗蒙聖諭朕不當管錢穀細務所憂者蓋天下生民臣等喜聞陛下發言深協大體今經費寔煩用度不足雖陛下勤儉冠古其如冗食尚多耗蠹尤廣更宜每歲減節以爲遠大之計不爾則向去無所取濟必須下撓於民上曰朕之所憂正爲撓民或至撓民則何以堪之嗣宗曰向來河北關西邊事未息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國家兵革非不精士卒非不衆苟擇將帥嚴號令何往不利臣等議以爲事有減省者望陛下允而行之上曰卿等速爲條奏朕斷在必行◐上嘗幸龍門觀巖崖石佛經會昌殿皆已摧壞左右曰非官爲葺治不能成此勝跡上曰軍國用度不欲以奉外教恐勞費滋甚◐上再起李士衡爲河北都轉運使恩數祿廩如常制一等士衡再領漕運夙夜供職積粟郡邑率如京邸議者謂所積大廣

必多腐敗朝廷遣使視之士衡奏曰豈不爲九年之蓄耶帝悟
遂罷其使明年六飢悉發倉廩以濟之仍輦濟京西路全活者
數百萬進刑部侍郎三司使陝西舊科吏人市木送京師度三
門之險破散者太半又每歲市羊亦遣吏送而羊多斃于道二
者吏皆破產不能償西人苦茲五十載矣至是士衡始請募商
旅送木京師如入粟法售以池鹽又請許其吏私市羊以副之
免關征算得補其亡失西人感之◐上以王旦爲翰林學士旦
爲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上益知其賢
錢若水名知人常稱之曰真宰相器也若水召對苑中問可大
用者若水以旦對旦爲翰林學士嘗奏事下殿上目送之曰與
朕致太平者必此人也嘗辨論朝臣與日者往還不當坐罪又
言三司併爲一司實爲煩劇上皆納之乃詔曰比年以來司徐
廩者以剩羨爲勞蓋出內之際有所輕重此可責而不可奬也
宜令有司嚴加戒勵無得復蹈前失◐秋七月甲午朔日有食
之◐以錢若水爲并代經略使判并州上新周儒臣爲將未欲
使兼都部署之名而其任實同也◐冬十月令諸州長吏與
職官同錄大辟罪人◐向敏中罷任戶部侍郎齊賢授太常卿
分司西京齊賢坐爲薛安上所訐詞連敏中初薛惟吉婦柴氏
無子盡蓄其產欲改適齊賢惟吉有子曰安上訐其事柴因訴
敏中質惟吉故第又嘗求娶已以身教安上誣告母且陰庇之
上問敏中敏中言實買安上居第近喪妻不復議姻未嘗求娶
於柴也柴訟益急遂下獄按鞫乃齊賢子教柴氏爲辭鹽鐵使
王嗣忠忌敏中言敏中喪妻曾議娶王承衍女第密約已定上
因面責敏中以不直而併罷之◐齊賢不事儀矩頗好治生再
入相數起大獄又與寇準相傾奪世以此少之◐田錫上疏言
伏覩內殿起居近罷轉對封章迭送今已踰年上書應詔並無
旌酬失儀被彈即有責罰又聞密院中書政出吏胥行遣即檢
舊例施行樞相商議別無遠謀戎夷深入則請大駕親征將帥
無功則取聖慈裁斷備位則不失享富貴罷免則不過歸班行
臣下得擾逸而君上常焦勞實爲倒置也陰陽不順水旱不調

法令滋章盜賊多起尚率京城父老與百辟千官五度上章請加尊號賴聖君英睿以爲天不可欺御劄丁寧志不可奪必斷來表深懷羣情由是見宰相以甘言佞上求聖知以國計重機非已任若加以水旱之災乘以戎狄之怨不知在廟堂者用何智畧總軍兵者作何籌謀。十一月上將議親郊鹽鐵使王紹宗奏郊禋費用煩重望行謁廟之禮而推慶賜呂蒙正曰前代停廟蓋因災沴今無故罷禋祀典禮無據郊壇一日之費所省幾何殊非寅恭事天之意也因詔三司非禋祀所須並可減省是歲減應供奉官雜物十萬六千。十二月以呂蒙正李沆素門下侍郎

咸平六年春二月遣使按京東淮南飢水災田錫上疏言國家爲少闕軍兵防備邊戍遂爲曹彬宋亳陳汝蔡潁縣築城村揀選強壯得五七萬人訪聞始隆宣命指揮只令在本城防守尋即押赴京師何失信若此又言災沴之餘盜賊若起適足爲戎狄之利有勞宵旰之憂檢災傷乃是虛名行賑貸且非

事。滿羅支言已備六萬騎乞會王師復靈州特授朔方節度。夏四月王繼與契丹戰于望都縣南遂陷於虜贈繼忠官錄用其子孫。以張詠知益州民聞詠至皆鼓舞相慶。六月併鹽鐵度支戶部三司置一使。秋呂蒙正以疾辭罷爲太子太師。上謂知樞密使王繼英曰比年邊防上及西北至於遠方殊俗蓋多無備如川廣荆湖常須訓齊軍伍以爲備不可闕也上之長慮遠畧皆如此。劉承宗掌軍器庫上臨幸見其整肅面授閤職。秦國長公主以人有所逋欠納其女爲質帝聞之還其父母。壽春縣主上言夫兄侯紹卿掌翊積被劾望釋其罪上曰損壞官物自有常刑不可免也

富弼等釋曰戚里倚帝家之勢不爲暴橫以侵人幾希故先帝不容秦國質取人女不貸侯紹卿刑罰正所以防其侵暴驕恣保安戚里也

右正言知制誥朱巽上言朝廷命令不宜屢改自今應陳述利害更張法制者請委官司議其可否如經久可行者行之不可

行者止之上謂羣臣曰命令屢改甚失治體巽等所言不可不戒李文靖公沆爲相有大臣體嘗語人曰吾爲相無他能惟不改朝廷法制用此以報國士大夫初聞此言以謂不切於事及其後當國者或不思事體或收恩取譽變祖宗舊制遂至兵冗官濫不可勝紀而用度無節財力匱乏公私困弊推迹其事皆因執政不能遵守舊規妄有改更所致至此始知文靖之言簡而要云文靖在相府日真宗嘗問之曰人皆有密啓而公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嘗惡之豈可效尤一時朝議洽然歸重◐冬十月靜戎軍王能奏於城東開方田廣袤相去五尺深七尺以限戎馬詔鎮戎順安威虜軍界並爲之◐十一月有星孛于井鬼◐十二月戎直言◐田錫卒將奏疏悉焚之曰吾豈可藏副示後謗時賣直耶前後奏議凡五十三有咸平集五十卷行於世上見錫色必莊目之曰此吾之汲黯也錫動必以禮言必以義賢不肖咸憚伏之田錫一生未嘗趨權貴之門在貶廢中無

得其正憂如也上覽其遺表惻然曰田錫直臣也天何奪之速乎◐李繼遷陷西涼府潘羅支要擊之中流矢而死子德明襲位◐上初即位召种放于終南山放辭疾不至五年上復遣供奉官周珪齎詔就山召赴闕仍賜絹百匹錢十萬放被命至闕上賜對便殿親加撫問命坐與語授左司諫直昭文館賜居第什器太官供膳六年放上表懇求歸山上令懇歸因授起居舍人宴餞於龍圖閣上作七言詩二章送放羣臣皆和景德二年轉右諫議大夫祥符元年授給事中從祀汾陰放獻議事十三篇一曰議道二曰議德三曰議用四曰議常五曰議文武六議制度七議教化八議賞罰九議典禮十議軍國十一議獄訟十二議征討十三議正邪真宗納之上嘗觀龍圖閣放從而登真宗隨手授放臂挽而上顧謂侍臣曰若唐明皇優待李白嘗以御手調羹當時稱爲上事今朕待放如此厚賢之禮當不愧於古人

中辰 景德元年春正月朔大赦◐以後宮劉氏爲美人◐京師

地震者三。二月知鎮戎軍曹瑋上言繼遷擅中國要地今其國危子弱不即圖之後更難制未幾李德明請降。三月契丹入寇知威虜軍魏能敗之于長城口。皇太后李氏崩。夏六月旱人多暍死。秋七月上視李沆疾及車駕還宮而沆卒上臨其喪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上之初即位也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之事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人間疾苦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時西北用兵邊奏日聳或至旰食旦慨然歎曰我輩安得見太平優游無事乎沆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君奚念哉。上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上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李夷庚等是矣由是終上之世至仁宗初年多得重厚之士。石保吉求為使相上以問沆沆曰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物論他日再三論之沆終不許初寇準遷樞密使日乃拜焉。寇準始與丁謂善屢言謂之才沆久未用準以問沆沆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可使之在人上平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沆嘗喜讀論語或問之沆曰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簡陝西振武軍為四十指揮。八月以畢士安寇準為平章事先是李沆既卒上欲用準嘗謂士安曰準好剛使氣奈何士安曰今天下雖蒙休德而北戎尚跳梁若準者正宜用也乃並命之。九月令轉運察所部官能否為三等公勤廉幹為上幹事而無廉譽清白而無治聲者為次畏懦貪猥為下。河決澶州。置龍圖閣待制。閏月契丹王同其母蕭氏大舉入寇遣其統軍順國王撻覽引兵攻威虜順安軍魏能石普帥兵禦之敗其前鋒斬偏將獲印及旗鼓輜重又攻北平寨田敏等擊走之又東趣保州孫密伏兵敗之攻州城不利而北又合王超等陣于唐河以拒之其游騎為我禪將所擊虜帥東東駐陽城淀寇準言邊奏虜騎已至深祁以東緣三路大軍

在定州東路別無屯兵乞先發天雄軍步騎萬人駐貝州令周
瑩林彥鈞孫全照部分一安人心二張軍勢以疑敵謀三以振
石普延承翰軍威四與邢洺相近足爲犄角之勢此時寇準已
決親征之議參政王欽若以虜深入密言於上請幸金陵僉書
陳堯叟請幸成都上以問準有人勸朕幸江南與蜀者卿以爲
何如寇準曰不知何人發此謀上曰卿姑斷其可否勿問其人
也準曰臣欲得獻策之人斬以徇然後北伐爾上意乃決於
是詔諸路會兵出語準曰今虜騎未退而天雄軍截在虜後萬
一陷沒則河朔皆爲虜境矣何人可爲朕守準曰古人有言智
將不如福將臣觀參知政事王欽若福祿未艾宜可爲守即召
欽若於行府諭上意受勑俾行欽若茫然自失未及有言準遽
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爲國柄臣當體此意據酌
太白飲之名曰上馬盃欽若惶不敢辭飲訖拜別準答拜且
曰參政勉之回日即爲同列也準以欽若多智恐妄有疑沮故
出之○雲州觀察使王繼忠遣使以戰敗陷虜虜信用之繼忠乘間言
和好之利時虜主幼母老舉兵深入所至大利頗有厭兵竟納
繼忠言乃遣李興持信箭以繼忠書諸邊州部署石普且令馳
奏闕下其書以爲北朝欽聞聖德願修信好而欲朝廷先遣使
上未許也○契丹寇草城川知許嵐軍賈宗連擊敗之又設伏
寒光嶺伏發軍潰自相踩躪者萬餘人獲牛馬橐駝以千數○
王超言契丹引衆泛胡盧河而東詔諸將整兵爲備○命張齊賢
知青州兼青淄濰安撫使丁謂知鄆州兼鄆齊濮安撫使契丹
稍南民奔揚州渡舟人要利不時濟謂取死因斬於河上詭言
取民錢者舟人懼旦夕不敢停濟乃立部分並河執旗幟擊刁
斗以防守聲聞百里虜懼遁去○十月詔王超率兵赴行在○
詔親能張凝田敏率所部兵屯定州○王繼忠得上手詔即具
奏附石普言契丹又領兵攻瀛州蓋關南乃其舊疆恐難固守
北朝已欲求好乞再遣使上曰瀛州素備非所憂也欲先遣使
固無損也上問二府擇可使虜者須忠議識畧可以入敵境觀
其誠僞不必限以位秩高下二府薦右班殿直曹利用可使召

見首陳知戎息兵爲便上問其家何在利用曰臣盡節得死爲
幸何以家爲準以爲不當先遣上卒遣之◐契丹犯瀛州守臣
李延渥擊之虜衆死者三萬餘人傷者陪之乃解去◐十一月
辛亥朔賜延渥及將士金帶緡錢有差◐邊報急書一夕凡五
至寇準不啓封飲笑自如上聞之大駭以問寇準準曰陛下欲
了欲未了耶曰虜兵深入吾境豈欲久耶曰陛下欲了不過五
日爾其說請幸澶淵上不語同列懼欲退準曰士安等止候駕
起從駕而北上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而大事
去矣請無還而行也遂行六軍百司追而及之司天言日抱珥
黃氣宜不戰而有求和之象◐以雍王元份爲東京留守◐以
李繼隆石保吉爲駕前排陳使孫王隱爲副之孫全照秦翰
爲鈐轄◐曹利用至天雄孫全照疑虜不誠勸王欽若留之虜
泛河屯泊侵擾貝冀窺深州皆不利復令王繼忠具奏求和好
且言北朝頻兵不敢劫掠以待王人石普遣指使張皓持詣闕
出虜寨爲所得虜主及其母別皓至車帳前問勞久之因令皓
攜繼忠書來王欽若疑不敢遣皓還虜主及其母賜皓袍
帶館設加等使繼忠具奏且請自澶州別遣使速議和好事於
是皓以國母之命入奏上賜繼忠詔許之仲令皓持詔往天雄
督利用前去上謂輔臣曰虜雖來講和國家以安民息戰爲念
固許之矣河北且合急防虜偷度若別行邀求當決一戰剪滅
此虜可飭將帥整治軍事◐壬申車駕次韋城縣大臣猶有進
南巡避狄之策聖意稍感準言王欽若江南人故請陛下幸江
南陳堯叟蜀人故請陛下幸蜀此皆爲身謀非爲國計也且先
帝建都垂五十年天下財用兵甲聚於京師宗廟社稷之所寄
也不幸有事陛下當與臣等以死守之今一日棄去非復陛下
所有若盜賊因緣而起陛下當何歸乎陛下惟可進又不可退
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鑾輿至士氣當百倍若回蹕數步則萬衆
瓦解虜乘其勢金陵亦不可得而至矣上意未決殿前指揮使
高瓊上所倚信先朝宿將也忽有旨召對御幄上因語及南巡
之事瓊驚曰臣未嘗勸陛下此行者何人也且戎人入境已數

月師老可知三路屯兵未闘略施戰鬬隨駕甲士莫匪精彊李繼隆等期於死戰儻知聖駕南行各圖生意孰肯盡力破賊況隨駕兵士父母妻子盡在闕下豈肯棄而東向若人心一變社稷危矣既而虜衆過天雄陷德清軍是日抵澶州北直犯大軍圍合三面輕騎由西北隅突進李繼隆整軍成列以禦之分伏勁弩控扼要害其統軍順國王撻覽有機勇所將皆精銳方爲先鋒異其旗幟躬出督戰威虎軍頭張瓌守床子弩發撻覽中額衆大亂是夜撻覽武虜大挫退衂不敢輕動但時遣輕騎來覘王師○丙子車駕發衛南李繼隆來告捷又言澶州北城門巷湫隘望且於南城駐蹕是日次南城驛舍將上焉寇準固請幸北城陛下不過河則人心危懼虜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又何疑而不往高瓊亦固以請且曰陛下不幸北城百姓如喪考妣況馮拯在傍呵之瓊怒曰君以文章致位兩府今虜騎充斥猶責瓊無禮君何不賦一詩詠退虜騎耶麾衛士進輦尚幸北城至浮橋左右隨諸怯懼前進高瓊下馬扶輦辭色甚厲北面上過而親車駕親臨於北門準曰六軍心膽盡在陛下身上若不幸城陷賊必矣上爲之發機張黃龍旗王師既成列六軍山呼聲動天地氣勢百倍虜相視怖駭夜移寨北去乃遣使願修舊好上詔曹利用速行利用自天雄至虜營事議未決乃遣左飛龍使韓杞持國主書與利用俱還○十二月庚辰朔韓杞入對受書於閤門跪奏云國母令臣上問皇帝起居其書復以關南故地爲請上謂輔臣曰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耳實念河北居人重有勞擾歲以金帛濟其不足朝廷之體固亦無傷答其書不必具言但令曹利用與韓杞以述茲事可也上因問準準晝策以進曰如用臣此策可得數百年無事不然恐數十年之後我心又生矣上曰朕不忍生靈受弊不如且聽其和準猶未肯欲遣使稽臣且獻幽州地時上厭兵事有諸準不順與虜和幸有兵事以自取重上不悅準不得已許之時上雖從和準益召兵四方赴援者日至八分兵屯要害地虜懼之準曰契丹來寇入中國千餘里其

歸不十日不能出漢地郡邑堅壁清野以待虜虜人馬飢乏百萬之衆可毋戰而死虜寄如此誠少抑緩之契丹不敢不稱臣幽州可必得也上不聽因命咨書賜杞襲衣金帶杞入亂與利用同往上戒利用曰以地必不可得若邀求貨利則宜許之利用對曰臣鄉使胡曉胡語人密伺韓杞聞其乘間謂左右曰爾見澶州北寨兵否勁卒利器與前聞不同吁可畏也臣此行得熟察之妄有邀求必請會師平蕩。詔求與龍衛八指揮赴行在。曹利用與韓杞至虜寨虜復以關南故地爲言利用輒許之且謂曰北朝既與師尋盟若歲幣南朝金帛之資以助軍費則猶可議也其接伴政事舍人高下始遽曰今茲引衆而來本謀關南之地若不遂所圖則本國之人負恨多矣利用答以奉命專對有死而已今主上親征六軍精銳不和則戰地決不下得也國主及母聞之意稍怠欲虜取金帛乃許以歲遺絹二十萬銀一十萬議始定利用入辭國母言南北通和實公美事主年少願兄事南朝又慮南顧或於邊鄙後向道虜變別有舉動之意已令右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奉書借行請求誓書爲約。甲申利用與東之俱還乙酉東之入對具傳其國母命起居聖躬萬安言頗恭順利用奏云虜有成約悉具繼忠密奏中矣是日上御行宮之南樓宴從官召東之預焉丙戌東之入辭命將契丹刺史李繼昌持誓書與東之往報先是東之來其主以御衣食物等來獻乃以衣服茶藥金器等答之東之又言收衆北歸恐爲緣邊邊擊有詔諸路部署及諸州軍勿輒出兵馬襲契丹歸師。丁亥遣侍御史高貽慶等詣河北安集流民瘞暴骸。曹利用再使面請歲賂金帛之數上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寇準召語之曰雖有勅旨故所許不過三十萬二十萬將斬汝矣利用至虜果亦如數成約而還入見上方進食未即對使內侍問之利用不言而以三指加額內侍入白三指加額豈非三百萬乎上失聲曰太多既而曰姑了事亦可耳及對上曰幾何曰三十萬上喜甚利用遷忠州刺史。甲午車駕發澶州城上謂宰相曰昨建議者欲令石普楊延朗等會兵

界河邀其歸路以精甲躡後腹背擊之可以無噍類矣朕念夫
一日之下殺害橫多賓連禍結紀益無窮已故不若徇其請盟以休
息天下或被自渝約然後覆亡之未晚○河朔自雍熙以來用
兵二十年南北困弊至是偃革息民天下大悅乃詔雄霸州安
肅軍置三榷場與北界交易○是冬以明德皇后祔于廟○魯
國長公主以趙自化藥餌有功請授尚食使兼醫官院事上曰
自化頃因元昭以求刺郡尋諭以方技之流不可任郡秩今復
有此請當令樞密院召自化戒之
富弼等釋曰真宗不許公主之請者其說則二一則愛惜名
器二則以止僥倖今小人因緣干托戚里或貴近以求倖進
者多矣戚里貴近儻未能加責干托之人亦何以絕之真宗
不責雍王長公主而責趙自化足以使雍王公主自懲而
知化自懼如此則其後小人不敢干托而貴近戚里亦不敢
請求矣偉哉古帝王之用心也
殿中侍御史王安禮知同中書門下事韓絳侯叔詔修河
橋浮船防秋繼者論以軍法濟回陝西有鄜防隔防舳艫連屬
軍儲數萬一日沉之可惜又動擾民心因密奏請寢其事帝深
嘉歎遣使褒諭未幾召拜工部員外郎侍御史知雜冬潘羅支
為李繼遷部落所殺朱鄜鎮戎
景德二年春正月大赦○散河北強壯○戶部判官李昉
等上言江南諸州所增榷酤錢頗為煩擾屬歲歉已各罷之其
江南兩浙京湖路亦宜停罷俟歲稔如故初制置茶鹽奏議規
畫比制以助軍旅之費至是上覽昉等奏亟命停罷仍詔自今
榷酤之課悉仍舊貫勿復增益○省河北戍兵○二月令嘉邛
州鑄大鐵錢○復北邊榷場○減上供紬絹○孫僅使契丹賀
國母生辰僅隨事損益豐約中度時稱得體○立緣邊入粟補
官法○三月上試進士李迪二百四十人擢迪為第一知鄆州
王矩求科名上以矩自熟薊歸化歷官清白勤於詞學特賜及
第○夏四月辛龍圖閣○王欽若與寇準異見歸自天雄再表
求罷上置資政殿學士以欽若領之○五月幸國子監○詔自

今諸州官吏雪活人命並理爲殿績◐秋七月復賢良等六科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聰明於體用詳明吏理可使從政識洞韜畧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八月有星孛于紫微◐冬十月畢士安薨上臨其喪◐上以屯田員外郎崔曈充秦國公府記室參軍先是上謂輔臣曰秦國年少尤資贊導翊善戚維迂儒循默不能規誡曈性頗方正以代維庶有裨益因召對命之◐上以高品周文質爲殿頭高品潼州之陣文質至北寨會散直張皓自虜中回言虜人謀以遲明襲寨文質即告李繼隆秦翰等爲備須之控弦暴至文質出奸禦其部下以連弩射殺接戰戎人即遁去上召文質至便殿親加獎勞優賜遷秩上謂宰相曰祖宗之法故薄賞文質◐初北道用兵邊奏至凡集於之事多先送中書揔文武大政樞密院雖掌軍機然大事須本中書須來李沆往往別具機宜上奏卿等當詳閱之但于討論者悉言利害勿以事干樞密而有隱也◐秦國長公主爲其子也隆求近州刺史任上曰牧守之任係朝廷公議不許◐馬石保恩寵戚里優厚親倖以金帛富財有所浸漸賜重書上曰所言皆人張居翰等以私加刑保吉又請於私第決罰亦不許

呂夷簡釋曰帝王尊寵外族恩寵戚里優厚親倖以金帛富之可也賞賜厚之可也惟不使求官爵親政事撓刑法我太祖不許衛得仁領郡則曰用公伶人爲刺史此亂世之事不與王繼恩樞密使則曰內官不可使居權要職太宗不許戚里於秦隴市木則曰恐壞天下法制真宗不許趙自化領遙郡刺史則曰非朝廷舊典抑秦國之請則曰州縣之任係國家之公議違保吉之奏則曰有司自有常典斯可謂存天下之公抑親倖之私非聰明聖智之主孰能行之三聖之德所以超禹湯而齊堯舜也

十一月丁巳郊◐十二月置貧政殿大學士以王欽若爲之◐

是歲交趾黎桓來貢

景德三年春正月置常平倉◐二月復都大轉運◐置入

內侍省◐寇準罷始車駕還自澶淵寇準每以功高有德色上益欽畏之一日會朝準先退上目送之王欽若遂曰陛下欽畏寇準無乃以其有社稷功耶上曰然欽若曰不意陛下之出此言也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為恥而以準為有社稷功何也上愕然曰何故曰城下之盟雖春秋時小國之深恥今以萬乘之貴而為澶淵之盟此可恥也陛下獨不知乎為陛下之計者莫若雪此恥可也時上方厭甲兵欲與民休息欽若度其不能用兵也遂言於上曰欲雪此恥莫若遷將練兵一舉而滅之乃可然以臣視陛下必不能用矣上曰然欽若曰陛下不用兵莫若作大功德講封禪禮以鎮撫四夷可也眞宗意議遂決及展封展采欽若之力居多欽若每對上必稱準又謂準如投瓊與虞博以陛下為孤注耳於是上遇準稍衰◐以王旦為平章事旦入相是時契丹初請盟道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上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為相奉行故事事無大小非公言不聽◐三月上試進士姚曄等二百七人曄第第◐夏四月錄繫囚自是每歲暑月上必親臨慮問率以為常◐復轉對◐直集賢院付隨上疏言焦勞庶政開求諫之門而諫議大夫司諫正言最官但充位尸祿而已請申甄黜之典上覽而嘉之◐秋七月大赦始用樂◐九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二人著作佐郎陳明德皇后◐是歲京師與益等州地震

景德四年春正月上如西京謁諸陵◐三月上至自西京◐夏四月皇后郭氏崩◐禁增酒確◐五月丙申朔日有食之◐置登聞鼓檢院◐賢良方正能言極諫科二人著作佐郎陳終閬州巴陽縣主簿夏竦◐遊州北海縣主簿徐奠以言事召見龍圖閣上從容問曰朕皇嗣未立其人安在奠曰陛下不修信所以皇嗣未立上曰何謂奠因言國家以火德王天下火生土土主於信今陛下信不修所以未得皇子上曰朕未嘗失信

卿何一云此對曰陛下所修者小信耳夫帝王之信務必行於天下發一號施一令信則天下服不信則萬民惑今朝廷凡頒一法出一勅朝聞行之暮聞改之天下所不稟者以此而已上深然其言即授衛尉丞◐閏月上以事關軍機民政者令中書省樞密院互相關報◐秋七月宜州軍校陳進反命曹利用討之◐黎龍廷來貢賜名封交趾郡王◐復提點刑獄◐置羣牧制置使◐八月置龍圖閣直學士以杜鎬爲之

續資治通鑑卷之五

欽賜翰林院編修官李燾經進

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天書降上語王旦王欽若曰去年十一月見神人云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二篇適聞皇城司言左承天門之南有皂囊如書蓋所降之書也旦等皆稱賀孫奭時爲龍圖閣待制上嘗問以天書奭對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上知奭朴忠亦優容之◐先是王欽若趙湘請封禪當得天瑞前代皆有以人力爲之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此耶聖人以神道設教爾上曰王旦得無不可欽若遂以意諭旦旦勉而從上尋問杜鎬以河洛圖書事鎬偶曰聖人以神道設教爾上意遂決召旦飲於內中歡甚賜以尊酒既歸發視乃珠子也旦自是不復持異欽若明與上言僞爲天書同爲芳賢之謀◐二月禁銷金金箔◐夏四月朔天書降大內王旦等凡上五表請封禪詔從之作玉清昭應宮◐罷制科◐五月出宮人◐六月

王欽若奏天書降泰山欽若來朝獻之草八千百三十九字
又奏泰山下醴泉出皆偽言也◐秋八月升兩省侍郎以上
右常侍之上◐李迪罷陝西都轉運使還朝是時上方議封
西祀修太平事業知秦州曹瑋奏羌人潛謀入寇請大益兵備
備上大怒以為瑋虛張虜勢恐喝朝廷以迪新自陝西還及見
示以瑋奏問其虛實迪從容奏曰瑋武人遠在邊鄙不知朝廷
事體輒有奏陳不足深罪臣前任陝西觀邊將才畧無能出瑋
之右者他日必為國立功名若以此加罪臣切為陛下惜之上
意稍解迪因奏曰瑋良將必不妄言所請之兵亦不可不少副
其求臣觀陛下意但不欲從鄜州門出兵耳秦之旁郡籍為
冊常置囊橐中自隨今未敢進上曰趙瑕之迪取其囊橐以進
上指曰以某州某寨兵若干成秦州鄜延轉詔於樞密院發之
既而虜果大入瑋邱擊大破之遂開山寨之地奏到上喜謂迪
曰山外之捷卿之功也◐十月車駕如泰山祀上帝封玉牒
社首祭地祇元是泰山多生靈芝芝靈芝兩及車徒升山景氣晴美
之祥孫也徒還四十餘日未嘗遇雨雪嚴冬之候景氣恬和瑞
應紛委咸以為至誠感格上天助順之意上之初行也詔以尚
書右丞知樞密院事王欽若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趙安仁為
封禪經度制置使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丁謂為訂度糧草使
禮畢幸兗州取中都路還京◐大赦◐十一月朔次曲阜縣謁
先聖廟加謚曰玄聖文宣王追謚齊太公曰昭烈武成王周文
公曰文憲王各立廟尋以聖祖諱改玄聖為至聖◐上至自泰
山◐是歲饑蝗吏治

◐四◐大中祥符二年春二月定入內侍省名職◐以方士二中
正為左武衛將軍◐詔許曲阜先聖廟立學◐楚丘廟同文殿
徒授士不遠千里而至及卒應天府民曹誠即同文舊居旁造
舍百餘區聚書數千卷延四方之士講習其中詔賜額為應天
府院命同文之孫奉禮郎舜賓主之◐夏四月置修玉清昭應
宮使◐五月追封孔門弟子◐代州地震◐上親試舉人乘封
裕服勤詞學經明行修梁固等三十二人◐上乘封回人皆獻

[illegible]須稱賛功德獨進士張義獻書言封禪告成帝上璽書陞下
特留守成不可自驕滿上深言知之即召試中書賜同進士出身
○上詔應門蔭京官二十五以上求去使者當令於國子監聽
習經書以二年爲限仍令審官院與判監官考試訖以名聞既
而引對大理評事錢象中大常侍奉禮郎陳宗祀並以學業未
精令且習讀俟次年轉對○呂蒙正告老表切上宴後死作釣
魚詩獨賜公斷章云欲餌金鈎深未到瀟湘須問釣魚人以首
宰屬公蒙正進和云愚臣幽直難堪用宜問濠梁結網人蒙正
得謝果冠台席○張知白上言言之自河陽節度判官
擢爲右正言○冬十月命諸州置天慶觀先是楊礪充襄陽府
記室舍人至一大殿上真人服王者衣冠乘圭南向前有案置
籍錄人姓名礪見已名居上因請示條貫人指一人曰此來
[illegible]日爲汝主也礪聞之天道笑曰此去四十年汝功名
余名亦顯礪寤而志之及充襄王府記室參軍退而語諸子曰
吾今見襄王儀貌即來和天尊也主即位多對神仙道家之

十一月御製文武七條賜外官○十二月交趾貢馴犀命縱
之○是冬黎至忠卒交趾

[illegible]大中祥符三年閏二月銅候儀成○三月李公蘊來貢封
交趾郡王○出御製示輔臣○夏四月立學官限○皇子生後
宮李氏所生也李氏杭州人初入宮侍劉修儀莊重寡言上命
爲司寢既而有孕從上臨幸臺玉釵墜心惡之上私卜釵若完
當得男子釵果不毀上喜甚李氏所生是爲仁宗劉修儀攘爲
己子李不敢言中外亦不之知○五月安定郡王薨○京師大
雨○六月契丹來告耀詔雄州出粟二萬石賤糶振之○臨郭
贈喪○視邢昺疾○詔崇安院集官詳校道藏經詔道釋藏經
互相毀訾者剛去之欽若以老子化胡經乃古聖遺跡不可削
去○八月命昇洪揚廬州長史兼安撫○以陳堯佐知制誥兼
史館修撰國朝故事知制誥者先試其文辭上以公文學天下
所知不復命試自建隆以來不試知制誥者惟楊億及公二人
而已○冬十一月契丹伐高麗

大中祥符四年上將西祀奉天書發京師◐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陳不可者十謂陛下才畢東封更欲西幸非先王五年一征重謹之意又言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飢饉尚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饗之乎尋又上疏曰今之姦臣以先帝嘗停封禪故贊陛下以繼承先志先帝欲北平幽朝西取繼遷則未嘗獻一謀畫一策而乃畢辭厚幣求和於契丹蹙國廢爵姑息於保吉謂主辱臣死爲空言以誣下罔上爲已任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姦臣僥倖之資此臣所以長歎痛哭也時羣臣數奏符瑞奭復上疏言方今野鵲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欺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又言先王五載巡狩觀民設教何須紫氣黃雲始能封禪嘉禾異草然後省方哉奭言切直至有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等語上亦不罪也◐二月至河中府寶鼎縣奉祀后土地祇大赦◐召隱士李遠[illegible]

疾不至◐次西京幸昭憲正第◐次永安縣謁諸陵◐次鄭州表薦孝子董◐夏四月呂蒙正薨封許國公謚文穆蒙正嘗置冊子夾袋中疏四方人才時謂朝廷求賢取而囊之◐詔兩浙福建荆湖南北廣南尋路在爲國日出丁身錢並停除放凡歲免緡錢四十五萬貫◐天下大蝗上使人於野取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神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獨宰相王旦以爲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上顧旦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耶◐宦者劉承珪以忠謹得幸病亟之日求爲節度使上以語旦曰承珪侍此以暝目旦執而爲不可曰他日將有求於樞密使者柰何至今內官不得過留後者旦之力也◐上以陳堯咨知荆南府堯咨第一人及第少精於弧矢天下謂之神射常自謂小由基及出守荆南回其母何氏問曰古人居一郡一道必有異政見稱於人汝與名藩有何異效公曰荆州路當衝要郊野安饑寒無虛日然稍精於射何氏曰汝父訓汝以忠孝俾輔國家今不務仁政德

化而專卒伍一夫之技豈汝先人之志耶以杖擊之金魚墜地
其後自龍圖閣學士換觀察使及陛謝日自陳本儒生習俎豆
一旦蒙陛下易以武守所惜者腰下無金魚上特賜金紫以示
優恩◐冬十一月上試祀紛陰路服勤詞學經明行修進士三
十一人擢張師德爲第一

大中祥符五年春正月河決棣州◐二月京西飢◐三月
上試進士徐奭等一百二十六人擢奭爲第一上好文雖以文
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殿試進士及第必召其高第
數人列于庭下更察其形神舉落者始賜榜首或取試文辭有
理趣者徐奭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諫之歌傾鉉乃
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上喜其清切遂以爲第一◐四月以向
敏中同平章事◐秋八月丙申朔日有食之◐作五嶽觀◐九
月以王欽若陳堯叟同平章樞密使◐冬十月聖祖降曰吾人
皇中九人之一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皇帝後唐時七月一
日復降主趙氏之族謂上曰善撫育蒼生毋忘前志尋尊聖祖
號曰九天司命保生天尊聖祖母爲元天大聖后應天慶觀
並增聖祖殿◐立德妃劉氏爲后上欲冊后時王旦在病告閒
上獨問參知政事趙安仁安仁對曰劉氏出於微賤恐不可母
儀天下上不悅翌日上以安仁之言告欽若欽若曰陛下姑問
安仁欲以何人爲后彼必有所對能日果以欽若之言問安仁
對曰德妃沈氏乃先朝宰相沈倫之家宜可以配明主上翌日
以語欽若欽若笑曰臣固知其如此蓋安仁常爲沈倫門客上
深以爲然未幾罷安仁參知政事劉氏竟立欽若自是權寵益
固上勤於政事每退朝閱天下奏報羣臣章疏常至中夕后嘗
參預周密參謹未嘗有失◐以丁謂參知政事王欽若所薦也
謂幼與孫何齊名翰林王禹偁亟延譽之嘗言謂與何便可白
衣充修撰由是名聲藉甚禹偁嘗與詩曰三百年來文不振直
從韓柳至孫丁而今便合數修史二子之才似六經淳化四年
登第累遷戶部判官施黔溪洞蠻叛奉使安撫謂至召蠻酋高
州刺史田彥聖等諭以威信彥信等感泣乞出出奉職貢蠻部

請立銅柱刻誓謂作文以誌之又奏議俾蠻以粟易盐而邊備益充◐王欽若與丁謂及劉承珪陳彭年林特交通蹤跡詭秘時人謂之五鬼上不知其奸◐十一月置玉清昭應宮使以王旦爲之◐十二月置景福殿使以劉承珪爲之◐作景靈宮奉聖祖

大中祥符六年春正月兩浙轉運使言本路米價爲賈販騰踴請禁之詔兩浙發廩平糴價而賈販勿禁聽之◐禁出使內臣干預公事◐置宗正寺修玉牒官名皇親新譜曰仙源積慶圖◐夏六月禮億罷分司西京先是億嘗草答契丹書云鄰壤交歡上自注其側作朽壞鼎鑊等字億遂改爲鄰境明日引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爲不稱職亟求罷上慰諭之他日謂輔臣曰楊億真有性氣不通商量及議尊皇后劉氏上欲得億草制使丁謂諭旨億難之因請三代謂曰大年勉爲此不憂不富貴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它學士草制億雖頗忤旨恩禮猶不衰王欽若嘗責億素諫之陳彭年方以文進亦忌億名出已右日相與譖之上稍怠億嘗入直被召賜坐稍怠億嘗入直被召賜坐稍怠億嘗入直被召賜坐

怒排心則誅則忠臣良士皆鉗口結舌不敢言矣我太祖太宗真宗皆有堯舜之資禹湯之智文武之德而自建隆以來未嘗怒一諫官逐一御史故宜言聚於朝忠言屬于耳宗社有萬世之安無一日之危由此道也

詔曰比年內臣傳命出入頗干擾州郡自今宜一切斷絕違者重論之州縣容受而不奏同罪○七月幸亳州謁太清宮詔加號曰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八月置禮儀院以趙安仁陳彭年同知院事○冬十月元德皇后祔廟○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知瀛州呂夷簡請免稅河北農器上曰勸穡勸耕古之道也豈獨河北哉即詔諸路農器悉免輸算

甲寅 大中祥符七年春正月上如亳州謁太清宮○升應天府為南京○作鴻慶宮○二月上至自亳州○恭謝東郊○大赦○令益州鑄當十鐵錢○三月皇子受益封慶國公○夏五月詔模刻天書奉安玉清宮○六月王欽若罷欽若傾巧矯誕樞密副使馬知節等其為人未甞詭隨之嘗賜近臣詩誤用旁韻王曰欲白上欽若曰天子詩豈當以禮部格校之曰遂止欽若退遽密以聞後上言及之曰唯知節具斥其姦狀欽若以懷數奏但出一二匿其餘退則以己意稱上旨行之知節嘗於上前顧欽若曰懷中奏何不盡出至是又爭賞王懷信平蠻事上怒皆罷之○以冠準為樞密使同平章事王旦薦之也○秋八月河決澶州命塞之○榮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宰相王旦獨請言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之乎由是當坐者皆免○九月上親試毫州南宮路張觀等二十一人擢觀為第一○幸五嶽觀建醮改名會靈○冬十月玉清昭應宮成宮宇總二千六百一十區初料工須十五年丁謂令以夜繼日七年乃成○十二月作

大中祥符八年春正月壬午朔上詣玉清昭應宮上玉皇聖號令諸州皆建道場設醮還御崇德殿受賀大赦天下○二元皇觀

月淮浙飢○上以三司判官關顧宰相曰或言三司不欲數易蓋更年其更代財穀案籍往往不見本末勾院關防之地信平權重亦難習事王旦曰三司併爲一司實爲煩劇縱使重官爲之從益事勢其於勾攷則益疎矣不若復分二部遂部設官選才力幹敏者領之庶乎簿領之勞得以精意閱視上然之○上以王曾知制誥奉使契丹還者邢祥辨給好以氣陵轢人稱本國宗支賢明皆賜鐵券智折之曰大臣反側賜鐵券何及宗支祥大慚使還上美其不辱特遷給事中直日上召之燕衣坐便殿謂曰渴欲見卿因不及朝服無謂朕慢近出累遷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上好神仙築昭應景靈宮用大臣領使以曾爲景靈宮使不受命忤旨罷政出知南京王曾因懇辭上頗不懌謂曾曰大臣宜傳會國事豈容自異耶曾頓首謝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駑病使待罪政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禍也○三月上臨軒試進士蔡齊等二百八十人擢齊爲第一先是上夢殿下有菜一苗其茂異殿基相高下及拆第一卷乃

齊之名上見齊姿狀堂堂謂寇準曰得人矣初上美晉諸置器之說試禮部所奏士讀至齊賦有安天下之意嘆曰此宰相器也稱美久之齊官止參政國朝狀元入相者呂文穆公蒙正王文正公曾李文定公迪宋元憲公庠元憲登庸知制誥石揚休賀以詩曰皇朝四十三龍首自身到黃扉上四人副樞王伯庸曰何不道已四人而特言上惜哉蓋伯庸繼元憲則天下士然未幾薨于位自天聖距今未有魁多士而後大拜者信乎有詩讖也伯庸天聖五年第一人及第官亦止參政元憲天聖二年登第○令王欽若詳定羅天醮儀十卷○夏四月召宰相觀書于玉宸殿閱御製皇王帝霸五臣等論尋以御製良臣正臣忠臣姦臣權臣五論賜宰相○寇準罷爲武勝軍節度同平章事先是準惡林特之姦邪數與忿爭特方有寵上不悅謂王旦等曰準年高屢更事朕意其必能改前非今觀所爲以更甚焉旦等曰準好人施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以爲己任此其所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全之○準爲樞密使中書事有關

送樞密院礙詔格者準奏之上以詰旦旦頓首謝既而樞密有送中書亦礙詔格旦但令送進準大喜旦每見上必稱準之才而準數短之上以詰旦旦曰理固然臣久在相位缺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此臣所以重準也及準自知當罷使人私於旦求爲使相旦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謁準深恨之及制出準入見涕泣曰非陛下不知臣何以至是上具道旦所以薦準者準始愧歎出語人曰王同年大度如此耶○王欽若復爲樞密使同平章事○詔倉庾出納自今勿以羨餘爲月課○五月求直言○中禁金飾服○出宮人○六月己酉朔日有食之○閏月大赦○詔定茶法○秋七月郭崇仁遷解州團練○八月張詠卒時以樞密直學士辛千陳州詠少倜儻有大志尚氣節重然諾勇於爲義上嘗稱詠才任將帥以疾不盡其用○冬十二月皇子冠封壽春郡王進封昇王

(四月)大中祥符九月春正月以張旻爲宣徽南院使兼樞密使○上以諫議大夫王晦叔知益州既至盜賊賊無輕重一切殺蜀中股慄不敢月寇盜屏跡蜀人刻郡皆外戶不閉先是張詠守蜀李春糴廩米其價比時估三之二以濟貧民凡十戶爲一保一家犯罪一保皆坐不得轉徙民以此少犯法至是獻議者改詠之法寬民無所濟復爲寇時叔奏復之蜀人大喜爲之謠曰守蜀之民先張後王惠我亦子俾無流亡何以報之俾壽而康○工部侍郎李及薦張錫才堪御史上曰李及請謹人未嘗有妄舉即授錫監察御史錫爲人清方勤於爲善篤讀書至疾革猶不釋手自經史子集百家之說無不記覽通達而絕口不道於人初知南昌縣以循良稱改知新州興學校以教新人才進士自錫始選能吏治畿縣以往前爲令者闔門重纍以壅隔發治錫至則開門去纍告其人曰吾所治者三彊恃力富恃貲刑恃贖於是豪勢者屈善弱者伸縣以大治爲御史京師之人皆曰張御史貌柔和而心剛正真御史也○二月置資善堂○三月授李準節度使○夏六月謁會靈觀○上以劉平爲御史知雜丁謂素忌平剛正言於上曰平將家子知古兵法使將兵西

北可制夷狄上不察謂所擠出平知邠州○秋七月蝗○八月
陳堯叟罷爲右僕射堯叟彊力明辨多任智數久典樞密軍馬
之籍悉能周記○九月秦州羌寇鹿角廝囉宗哥立遵等二萬人
入寇知秦州曹瑋敗之
○天禧元年春正月朔上玉皇聖祖寶冊尋出聖祖金牌給
京城寺觀天下名山○恭謝南郊○大赦○二月增諫官御史
員○李公蘊封南平王○召馮元侍講○陳彭年薨上臨其喪
○夏五月以仍歲旱蝗遣使分路安撫○上謂宰相曰比聞知
廣州李應機爲政峻急先任賢南轉運嘗言廣州民無丁稅錢
建議科納詳本部詳度果政皆如其言今應機領郡國欲遂其
前志遠方之民務在綏輯豈可恐非便可罷之○上召
益州通判劉燁爲正言先是王文康公洽蜀以法繩下有謗其
太苛者會燁至上問受業王博叔二人洽蜀優劣何如燁曰受
業在蜀值歲豐故得以平易治之博叔洽蜀值小歉應民多盜
故以法繩之易地則皆然上善其言○秋七月王旦罷旦在中
書處七年朝野以詩寄之曰聖朝年年北君在中書十二秋
西祀東封俱了畢好來相伴赤松遊旦得詩大感悟後以疾
辭政柄拜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奏決
固辭上曰方欲以大事托卿因命皇太子北拜旦言皇子盛德
必繼陛下事遂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踐政府獨受
李及旦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高賢且才矣必久其官家
以爲宜於職然後遷河南張師德久次當遷公特不與遷或問
其故公曰師德第一人及等貴顯之職自可旋致但當靜以待
之不意兩及吾門所以不遷者欲抑天下之奔競也時人皆服
有體凡所舉薦人未嘗知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奕狄之虞內無
水旱之變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
今稱爲賢相旦任事既久有謗之於上者輒引咎未嘗自辯公
與人寡言笑其言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
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事實嫌隙與其旭友
悌尤篤在富貴不爲驕侈事務儉約率勵子弟兄子睦欲舉進

士公曰吾嘗以太盛爲懼其可與矣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道表不求恩澤◐八月以樞密王欽若爲右僕射同平章事先是上欲相王欽若王旦曰欽若頗逢陛下恩德之厚乞令在樞密院兩府任用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使南方人當國器古稽立賢無方然後賢士乃可臣居元宰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及旦罷上幸相欽若嘗語人曰爲王子明故使我作相晚却十年◐京師傳有靈水飲者愈疾議建祥源觀右正言劉曙言前世有聖水皆誕怪之事今元陽之時而興土木之工以營不急之務非國家所宜上雖不能從頗嘉其正擢知御史雜事奏請以農桑考課守令詔令諸州禁民棄父母而爲浮屠道人言近臣不當爲子乞恩澤以開倖進之路時論韙之◐九月李迪參知政事上嘗愛其姪庶用不給迪曰祖宗置內藏正欲復西北故土及支戎荒上曰富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迪曰天子於財無內外何必曰借上悅遂又言陛下累封時物所過無伐木除道即驛舍或別治爲行宮僑令御塗壁而已及幸汾陰七木之役過往時百倍今天下大荒旱蝗爲災蓋君臣自同爲誣罔殆天意以警陛下也上曰卿之言然有誤朕爲此者◐王曰甍臨終謂其子曰我別無過惟不諫天書一事之失令諸子削髮披緇以斂上臨其喪贈太師中書令謚文正曰準以冬至日葬先是太常禮院言宰相出殯當輟視朝王欽若與旦不協遂不下輟朝之命王旦疾亟上命宥與入禁中見於延和殿勞勉數四上諭之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誰可任者文正謝曰惟明主擇之再三問不對時張詠馬亮皆爲尚書上曰張詠如何不對又曰馬亮如何不對上曰試以卿意言之旦彊舉笏曰臣愚見莫若寇準上憮然曰寇準性剛偏卿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文正在位日嘗以任中正知成都代張忠定言者或以爲非上責問之對曰非忠正不能守詠之規他人必有變更矣王旦居相位王曾等謂旦曰曾等在政府日每見奏事其間亦有不經上覽公但批旨行下恐人言之以爲不可旦當遜謝而已一日曾等以前說聞于上上曰朕嘗諭旦小事一面

專行鄉等當遣奉之曾退謝旦曰上之委遇非曾參所知也趙德明嘗以民飢上表乞糧數百萬羣臣皆請降詔責之旦曰臣欲詔德明云已勑三司在京積粟百萬可遣衆來取上喜從之德明受詔再拜曰朝廷有人不可動也契丹請歲給外別假錢幣上以問旦旦曰東封甚近欲以此要朝廷爾乃請於歲給三十萬內各借三萬契丹得之大慚○邊肅嘗坐贓貶向敏中謂旦也邊同年責已久奈復可乎旦曰爲近臣坐贓豈得更陞進耶敏中語數及之旦曰必欲用須旦死可也至是始以赦叙復

○上嘗召李行簡命爲太子中允致仕中允穆子也沖澹不樂仕進上特召對而命之初召行簡使者不知所止上令問旦旦匿名迹遠權勢後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士多旦所薦

戊午天禧二年春正月寶宗室子資善堂○振河北飢○寶慶臣及壽春郡王府官屬于資善堂○二月京西飢○三月修京城○六月彗出北斗○秋七月大赦以天文示變故也○以李士衡爲三司使士衡方進用王欽若傾之會上論作文之弊歐若因言路振文人也然不識體李士衡父誅死而振爲贈告乃曰此有顯人士衡以故不大用○八月立昇王受益爲皇太子賜名禎謁太廟門有左右珥黃雲捧日大赦○以戶部員外郎晏殊充太子舍人先是祥符間天下無事許臣寮擇時景宴飲當時士大夫各爲燕集以至市樓酒肆往往皆供帳爲遊息之地元獻是時貧甚不能出繼家居與兄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除執政大臣莫諭所由次日進見上諭之曰近聞館閣臣僚無不嬉遊宴賞彌日繼夕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爲東宮官公既受命得對上面諭除授之意對曰臣非不樂宴遊者直爲貧無可爲之具上益嘉其誠實眷注日深未幾拜翰林學士左庶子元獻既以道德文學佐佑東宮真宗每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字問之由是參預樞密凡所對必以其藁進示不敢洩於外公生七歲輒能文鄉里號爲神童數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得公以聞真宗召見賜出身後二日又

召試詩賦論公一見試題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上益嗟異之因試以他題授秘書省正字公之忠正不敢為欺君之事於皇祐時已見之矣○冬十月孫奭言茶法屢更非示信之道即詔奭與三司裁定務從寬簡

天禧三年春二月河南府地震○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上親試舉人賜王整以下一百四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天書降乾祐山夏四月迎入內時寇準鎮永興軍朱能為都巡檢使能好造符命託神靈而外附準至是奏天書降乾祐山蓋能所為也翟臣無敢言○以夏守恩為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劉美為神衛龍衛四廂都指揮使上不豫中官預政傷用守恩故也○六月王欽若罷時欽若恩遇衰人有言其受金者欽若於上前自辨之下御史臺覆實上不悅曰國家置御史臺固欲為人辨虛實耶○河決滑州○以李允則知鎮州○以寇準同平章事準之始召也將行其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河陽稱疾亟求補外此為上策儻入見即發乾祐天書之詐斯為決也最下則再入中書為宰相爾準不懌揖而起既至遂拜平章時丁謂為參政事準謂其嘗食糞污準嫉謂起佛之準笑曰參政國大臣乃為官長排擯邪謂甚愧之由是傾誣自此萌矣○秋八月大赦以天書再降乾祐縣也○馬知節以彰德軍留後卒于相州知節慷慨以方畧自任又能好書賓友儒者所與善必一時豪傑年十八監彭州兵馬以嚴飭見憚如老將性剛直敢言無避不肯少有卑屈嘗與王欽若爭論上前退見王旦詞色猶怒甚曰知節幾欲以笏擊死之但恐驚動君相爾東封之後上每行幸必以知節為都部署許以專殺知節部分嚴明未嘗輒戮一人○大會道釋于大安殿凡萬三千餘人先是遣齎醮上親臨視賜以藥銀大錢○京東河北水○上以兵部員外郎趙稹為益州路轉運使上諭之曰遠方之事朕皆欲熙卿至蜀可一一奏來朕當為卿行之故稹至蜀奏利害最詳○冬十一月除犯酒麴銅錢等死刑○辛未郊○十二月富州蠻納土詔劫之為宣徽北院使鎮國留後兼著雅

密院[illegible]○二月江淮所利路飢遣使安撫○向敏中薨
臨其喪敏中端厚多智善敷繁劇識大體密靜達權門無私謁
諸子不令釐務雖當大事若已不預焉謹於采納不妄推薦當
時以重德目之○夏四月大風晝晦○分江南轉運為東西路
○楊億復翰林學士初億自汝州還久之不遷或問王旦曰楊
大年何不且與舊職旦曰大年須以輕去上左右人言可長預
上保庇之今此職欲出自請衰以全君臣之契耳踰六年乃復
入禁署億卒於是冬億性耿介坦夷重交遊崇尚名節然平品
人物善惡太明人多怨之億文章為時宗名聞外夷後贈禮部
尚書○上寢疾明肅劉皇后益預朝政上意不能平嘗即挑周懷
政股與之謀欲廢劉后命太子監國時懷政實與左右春坊
出告寇準準遂建議密令楊億草太子監國制中外無知者仍
進億以代謂因奏曰皇太子人望所屬願陛下授以神器以
萬世之基若丁謂恃才而挾姦曹利用倚權而使氣皆不可
輔太子恐亂陛下國事願擇方正大臣輔翼之會準被罷

所謀且言非久洪坑乾坤謂等陰力請罷準上以疾不訊與
初有成言可其奏矣未幾寇準罷為太子太傅乘國公先是準
為樞密使曹利用副之準素輕利用議事有不合者輒曰君一
夫爾豈解國家大體耶於是丁謂及利用共排準又翰林學士
錢惟演亦附謂時上下倦政事多宮中所決謂等交通詭秘其
黨日固后劉氏宗人橫于蜀轉運使民益升事上以后故欲赦其罪
準請必行重失后意謂等因媒孽之準罷上所以待準者猶
如故會周懷政伏誅準乃遠貶上勅命向小州請輒云與遠小
州迪言向者聖旨無遠字二人忽聞蓋始此朝士與準親厚者
謂必斥之未幾未能叛準再貶遠州司馬三黜皆非上本意歲
餘上忽問左右曰吾自中久不見寇準何耶左右莫敢對○六
月河決滑州○上御崇政殿親試禮部奏名舉人○秋七月以
李迪為平章事惟演言馮拯強純和與寇準不同乃以拯為樞
密使同平章事丁謂平章事曹利用加同平章事皆惟演之言
也○內侍周懷政伏誅初懷政嘗與上謀以太子監國出告準

及進以謀油罷相謂等因疏斥懷政懷政謀殺謂等因疏斥懷
政謀殺謂等復相準奏上為太上皇傳位太子而養皇后召揚
崇勳諭之崇勳詣謂等告變曹利用告變令衛士於延恩東廡執
懷政訊鞫具引伏斬之懷政伏誅有欲併責太子者上意疑之
李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為此計上大悟○謂等發天書
事詔捕朱能能殺使者擁衆數後衆潰窮蹙乃自殺○九月大
赦○十一月建天章閣○丁謂李迪罷謂復相謂既擅權至除
吏不以聞迪語同列曰迪起布衣十餘年位宰相有以報國死
且不恨安能附權臣為自安計乎謂欲以林特為樞密副使迪
爭之因詬謂引手版欲擊謂謂走得免及入對斥言謂姦邪驕
同下憲司置對又言寇準無罪罷斥朱能事不當顯戮又言錢
惟演謂之姻家願與惟演俱罷政柄曹利用馮拯亦相朋黨時
上怒甚欲付御史臺拯與利用曰大臣下獄不惟深駭物聽且
丁謂本無紛競之意乃各降一級罷相謂知河南府迪知蘄州
制書未出謂入對上詰所爭狀謂曰非臣敢爭乃迪怨詈臣

與之俱罷願復留因賜坐左右欲設壩謂頓曰有旨復
事乃更以杖子進於是復視事仍詔迪即時赴蘄州謂始
詔召劉鶴章復相制鶴不奉詔乃更召晏殊鶴訪自院出遇
殊側面不敢揖蓋內有所覘也先是上久不豫語或錯亂嘗
怒語輔臣曰昨夜皇后以下旨之劉氏獨留將宮中迪進曰
永如是何不治之后適在屏間聞其言由是惡迪迪所以不留
亦上不豫中宮意也○上寬容大度嘗有百姓爭財以狀投匭
其語有比上德為桀紂者比奏御上上令宮中錄所訴之事付
有司根治而匿其狀曰百姓意在爭財其實無他若并其狀付
有司非惟所訴之事不得直必先按其指斥乘輿之罪百姓無
知亦可憐也○時監司有以羨餘而進奉者朝議欲賞之上自
內批云國家賦斂有常數豈得羨餘若果有之非入時大量即是
出時減尅安可賞祖宗朝檢制臣下如此結克聚斂者安得不戒
天禧五年春正月赦以上體稍康故也○京東大雨○給
林學士劉鶴見上久疾丁謂權罷乃求外任出知蘄州○秋七

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冬十一月以丁謂爲譯經使兼潤文○
十二月置同文館秘閣以內侍皇甫繼明爲之○明年帝崩
【天禧】乾興元年春二月大赦移南郊恩賞先此頒行○上崩于
延慶殿年五十五在位二十六年謚曰文明章聖元孝廟號真
宗○皇太子即皇帝位太子二歲尊皇后爲太皇太后楊淑妃
爲皇太妃○明肅皇后權聽軍國事遺制也丁謂欲去權字
王曾曰政出房闥斯已國家不幸運稱權尚足示后且言猶在爾
何可改也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
議者翰林學士晏殊建言羣臣奏事太后垂簾聽之皆無得見
議遂定○貶寇準雷州初準十九歲登第相者謂之曰君須作
宰相但登第太早恐不得善終若成功早退可免禍蓋君骨法
類盧多遜又與士魏野曰功名蓋世少有全者因與詩曰好去
上天辭將相歸來平地學神仙至是始悔不用野之言準嘗有
詩送人南游云到海只十里遇山應萬重及至雷州看圖經云
南到海十里乃悟前定始準之貶雷州也丁謂遣中使齎勑往
殺之以錦囊盛勑揭於馬前既至準方與同官宴飲驛吏言狀
準遣羣官出迎之中使避不受入傳舍久之不出問其所以來
之故不答上下皆惶懼不知所爲準神色自若謂之曰朝廷若
賜死願見勑書中使不得已乃以勑授之準借綠衫拜勑於庭
復飲宴至暮而罷道出公安剪竹插於神祠之前而祝之曰準
之心若有負朝廷此竹必下生若無負朝廷當再生人呼爲來
公竹方準之貶也丁與馮相故寫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
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貶波如何馮但唯唯而已丁乃
除擬雷州涖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相與語曰若
見雷州冠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此丁之南行也冠司後道州
聞丁來遣人以藥羊迎於境上聞者多爲得體○貶李迪衛州
團練使至鄆州迪聞其異於公忠曰此自裁不殊或饋之食中使
輒不與迪客鄆餘怒曰汝殺我公我必殺汝從迪至衛州不離
左右迪由是獲全或語謂曰迪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時
好事書生弄筆墨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準知萊州始丁謂

謀竇冠準李迪曹瑋等連名上白衆王曾疑責太重謂熟視曾曰
居停主人恐亦未免耳蓋曾以筆書假準也曾蹴然遂不復
爭○三月庚午初御崇德殿聽朝皇太后設幄次於承明殿垂
簾以見先是王曾援東漢故事請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左
皇帝坐右垂簾聽政既得旨而謂獨欲皇帝朔望見羣臣大事
則太后與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悉令爾允恭得奏畫可曾
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者禍端兆矣謂不聽盡不欲同列頗聞
機故潛結允恭白太后卒行其志○四月加贈皇太后三代○
六月內侍雷允恭伏誅先是真宗崩命宰臣謂為山陵使允
恭因請太后求效力陵上允恭至陵下司天監邢中和言上百
步法宜子孫恐下有水石允恭曰掌移就上穴既而上穴果有
石石盡水出工役甚艱朝廷遣使按行得實以允恭擅移皇堂
事杖死于鞏縣仍籍其家罷丁謂為太子少保分司西京王曾
見謂擅權欲以山陵事并去謂一日語同列曰曾無子將以誰
之子為後明日朝退當留白仍謂不疑有異志也曾獨對具

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相易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一日輔臣
會食資善堂謂獨不與太后喻極曰丁謂身為宰相乃與雷允
恭交通因出謂嘗托允恭令後死所造金酒器等示之又出
允恭嘗干謂求管勾皇城司及三司狀示之因曰謂前附允恭
奏事皆言曰與卿等議定近方識其矯誣自營先帝陵寢所宜
盡心而擅易陵域幾誤大事太后怒甚欲誅謂極曰謂固有罪
然帝新即位誅大臣駭天下耳謂獨外二秋七月以王曾為平章事
林特八九人皆坐謂黨落職補外
王旦嘗語其家人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勳業甚大又曰王
作讓會靈觀使頗攜上旨而進退詳雅詞直氣和了無所倚執
自任政事幾三十年每遇上意稍忤則蹴踖不能自容以是知
其偉度矣○呂夷簡嘗宗道參知政事宗道剛正嫉惡少容
事敢言不為小謹嘗就飲酒肆使者至令以實告曰飲酒人之
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真宗以為忠實可大用嘗以語太后太
后識之於是并夷簡皆直蒙拔擢○錢惟演樞密使惟演但以

兵部尚書充使有司失之也未幾馮拯言惟演以妹妻劉美
大家姻家不可預政遂罷之○八月太后同御製垂簾先是王
曾建此議至曾入相始用百官表賀太后宣諭曰候上春秋長
即當還政○馮拯爲首相欲躡丁謂故迹曾曉以禍福且逆折
之拯不敢肆自是事一決於兩宮○初丁謂定太后稱予謂敵
中書與禮儀院參議每下制令稱予而便殿處方稱吾太后詔
止稱吾○冬十月葬真宗于永定陵始丁謂請陵名曰鎮陵馮
拯改曰永定不知翼祖已名定陵於是遂改翼祖陵爲靖陵議
者譏拯不學當時無正之者○十二月李士衡自三司使出知
相州士衡奏以足疾求罷太后論之曰先帝擢卿全曉金穀以
北高頴劉晏宜少安於位及是固請而有是命○以劉筠爲御
史中丞○孫奭請給宣聖學廩田始於此○
上初御經筵令侍讀孫奭馮元講論語詩書李維吳殊與焉上
在經筵或左右瞻顧或足蹙蹠直床則與拯立不講每講體必